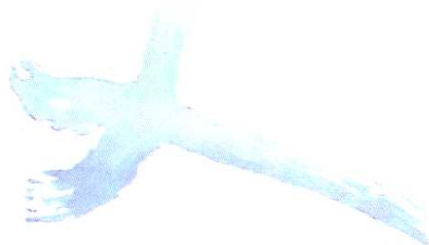


中国现代小品经典



# 历史的奥秘

聂绀弩



中国现代小品经典

中国现代小品经典

中国现代小品经典

1266  
1024

# 历史的奥秘

河北教育出版社

聂绀弩

冀新登字 006 号

选题策划：王亚民 牛素琴

主 编：钟敬文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富仁 王德宽 朱金顺 刘 勇

钱振纲 徐 健 郭志刚 蔡清富

中国现代小品经典  
历史的奥秘  
聂绀弩

---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城乡街 44 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1/32 3.75 印张 60,000 字 1994 年 5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5,001—10,000 定价：5.00 元

ISBN 7-5434-2142-9/I · 125

# 中国现代小品经典序

钟敬文

---

现代中国是处在历史上一个巨大的转形期！从 19 世纪中叶起，由于列强的政治和经济的侵略，我国社会从末期的封建社会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了现代（五四运动以后），一方面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急剧了，另一方面广大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对残余的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种现象，直到 1949 年才告结束。它揭开了社会历史的新篇章。

在上述这段时期里（1919—1949），中国思想、文化，随着政治、经济等的剧变，也起了相应的重大变化。在五四运动前后产生和迅速发展的新文学活动就是这时期文化上大变化的一种有力表现。

小品散文是新文学中的一个门类。新的小品散文作品，随着新文学的兴起而产生和发展，而且曾经被当时的批评家和文学史家称为成绩比较突出的文学门类。

首先，这时期的小品散文作品集在数量上相当多，虽然没有严格的统计数字可据，但大体估计，总有近五百种吧？问题还不仅仅在数量上。这个时期的小品散文作家，由于各自家庭出身、个人资质以及教养、经历等的种种不同，使他们的作品，从主题、题材到艺术风格等都呈现出千差万别的状态。

这一时期作家们的作品在思想、情趣上，有的激进，有的热烈，有的幽默，有的凄婉，有的闲适，……在风格上则有的刚健，有的剽悍，有的清新，有的浓艳，有的淡素，……这些各异的形态，真如百花园里的群芳，颜色有红、白、蓝、黄，形体有肥、瘦、重、单，香气有强、弱、浓、淡，……乍一接触，使人大有目迷五色，耳惑五声的感觉。

自然，这些纷繁不一的作品，从质量上看，有些是很卓越的，有些则比较一般；从反映时代的精神上看，彼此颇有强、弱、深、浅之分。但是，它们是同属一个时期的文化产物，不管彼此有怎样的距离，总不能不多少地带着同时代的社会色彩。何况既是成名作家的作品，在艺术上就都应

有自己的一些特色吧？这就使它们在时间过去了四十多年乃至七十多年之后，还有一定存在价值的原因。

现在的多数读者，对于这些情思和风格各异的历史上的作品，也可以有些不同的态度。他们对于那些时代精品，除了领会它的思想、情趣之外，还可以深深品味它的艺术风格。对于那等次稍低的作品，在内容上可以了解作者的心态，艺术上也可以领略它们的某些长处（如果一点长处也没有，它就不应入选了）。总之，作为一种时代的艺术心声，这些作品多少是值得一读的。

这只是就一般读者说的，至于对于那些文学史家、文学批评家，乃至文化史家，它们的作用就不只于此了。他们既可以从这大量的作品中诊出那时代的脉搏，还可以对于某些作品进行专精的研究，以求得对当时某些作家们的精神风貌和时代习尚等的理解。

由于上述的原因，我觉得今天河北教育出版社下决心编纂、出版这套丛书（多数已经绝版多年，现在一般图书馆也不大容易找到的散文集子的汇集），是一种真正有裨益于繁荣新时代文化事业的好事！我想海内外人士及一般读者对此都应有同感吧。

1992. 6. 23 北师大

# 编辑例言

---

一、本丛书以选编小品散文集为主，兼及其它类别的散文集。计划选编著名作家和不同思想倾向、艺术流派作家的散文集百余种，力图为读者提供历史上不同情趣、多样风格的读物和研究资料。

二、依据本丛书的计划，酌情选编了有一定代表性又不大容易找到的散文集。为了使更多作家的作品入选，每个作家入选的散文集不超过二种。望读者以历史的眼光阅读、考察。

三、本丛书所收的散文集，原则上采用初版本，初版本难于找到的，选用了再版本。编者对原书的文字一般不做改动，仅对明显的错字做了校勘（校正文字用〔 〕标出）。有少数健在作家

的作品收入本丛书时，作家做了一些必要的改动。

四、为了保持所收集子的原貌，有个别散文集原附有诗歌、小说或译作，本丛书不做变动，照样收入。

五、本丛书一般是每集一册，但因具体情况不同，也有少数作家的两个集子合编为一册的。

责任编辑:王富仁

责任编辑:李连保

特约编辑:李 方

封面设计:张子康

# 目 录

|                            |       |
|----------------------------|-------|
| 题记 .....                   | (1)   |
| 父亲 .....                   | (4)   |
| 巨像 .....                   | (12)  |
| 历史的奥秘 .....                | (19)  |
| 记周佛海 .....                 | (25)  |
| 游吕菊芬 .....                 | (30)  |
| 从陶潜说到蔡邕 .....              | (38)  |
| 时间的启示 .....                | (50)  |
| 失掉南京得到无穷 .....             | (58)  |
| 莎士比亚应该后悔 .....             | (69)  |
| 飞机的用途及其它 .....             | (72)  |
| 汽油——艺术 .....               | (78)  |
| 老子的全集 .....                | (86)  |
| 鲁迅的“褊狭”和向培良的<br>“大度” ..... | (89)  |
| 从沈从文笔下看鲁迅 .....            | (95)  |
| 略谈鲁迅先生的《野草》···             | (106) |

## 题 记

---

我出书的运气非常不好。八一三直〔之〕前，我在上海。正直〔值〕三本书要印，一本是小说集《两条路》，一本是关于语文运动的论文集《语言·文字·思想》，另外一本是文艺方面的论文和杂文集《瘸子的散步》。三本书每本都在十万字以上。因为自己不是什么大作家，找不到根基稳固的书店承印，只能交给几个新办的出版社。板〔版〕排好了，有一本还校对过，不料八一三的炮火一响，那些出版社有的观望，有的改途，无人负责，不久，自己也离开了上海，结果我的约莫五十万字的文章，一齐连底稿也无影无踪了。那三本书中最使我怀念的是《语言·文字·思想》，我是对于语文问题与语文运动曾经下过一点功

夫，而且说了些别人所没有说过的话的。

厚一点的书遭遇如此，剩下的就只有两三万字一本的小册子了，这一本是第四本，还是字数最多的。

这本小册子以抗战以来所写的杂文为主，也略用了几篇以前写的。这中间应该还有几篇文章，因为没有存底，没有收入。其一是《玛德里曲可不可以唱》，发表于抗战前的《自修大学》，并曾为南京某报所转载，是为陶希圣反对唱玛德里保卫曲而作。其二是《死的教训》，发表于武汉沦陷前的《大公报战线》，是指出汪精卫的文章中的汉奸理论的可怕处。其三是《谈是非》，发表于武汉的《哨岗》，是纠正崇拜曾国藩〔藩〕胡林翼的见解之错误，忘记了是对谁发的。其四，其五题目都忘记了，但记得内容都是反对汪精卫的言论的，离开上海时，曾交给夏衍先生代投某刊物，或者被认为苛论吧，终于未见发表，原稿也自然石沉海底了。那些小小的文章，自然谁也没有注意，然而在我自己，是曾经用我的真知灼见烛照了那般妖魔鬼怪的。因此，我怀念它们。

我本来下过无数次决心，不写杂文。并不因为什么高尚的理由，主要的是因为不是生意经。既然美其名曰以卖文为生，就应该使自己的文章能够卖多点钱，以便“生”得像样一点。杂文一则无从写得很长，以换取大笔的发表费；二则没有

书店肯出版，让稿子在发表之后再卖一次——每篇文章如果只能卖一次，作者除了饿死，就只有改行。三则没有稿费的刊物，可以毫无愧怍地向你要稿，要不到还可以发皮〔脾〕气，其意若曰：别人的长篇大论，费了很多心血，自然不便强要，至于阁下的大作，不过区区杂文而已，文章一篇，字数两三千，有没有稿费，何足挂齿？四则……五则……写杂文而气闷的事还多，最重要的是谁也看不起，不过这与生活的直接影响还少，姑且不谈。

不料这回来桂林，偏写了一些杂文，而且还能出这一本杂文集子，这是应该感谢《野草》的编辑同人的。

不过也许是一种启示，我写的文章实在太杂，几乎没有一种文章没有写过。虽然写过各种各样的文章，却没有一种文章写得好，只有这杂文，有时还听到拉稿朋友的恭维。那么，也许我的全部作品都应该叫杂文，写杂文也许正是我的看家本领，而这本小册子反而是我的“代表作”！那么，那么，去吧，我亲爱的杂文，人间的冷眼正等候着你！

## 父 亲

---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生死人而肉白骨”。还有“使顽夫廉，懦夫有立志”一句话，则以和上一句完全不同的含义被使用着。我以为这两句话底意义应当是一样。在古旧的使用的场合，前一句话大约是感恩戴德；后一句话则是对于所谓圣贤豪杰底特立独行的称颂。无论在那种场合，都是对个人说的，一方面夸示着个人，一方面也把用语底意义弄狭小了。以现在的眼光看来，这是一种僭妄，无论个人有多大的力量是不能夸大到这种程度的。世界上有一种真能生死人而肉白骨，真能使顽夫廉懦夫立的力量，但决不是个人而是这时代。

我们生活着的这一时代，是个伟大的转换时

代，也就是革命和反革命，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势力斗争得最激烈最尖锐的时代。在中国，一方面是国际帝国主义（现阶段上尤其是远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卖国贼们的势力，一方面是汉奸卖国贼以外的人民大众的民族革命的势力。在这尖锐的斗争中，一方面是无数的民族英雄为民族解放而献身的表演；一方面是民族底敌人底疯狂的残虐。这两种相反的行为，无论那一种，在一定的情势之下，都可以使人感奋，自觉而勇敢。用老话说就是，死人也可以使他活，白骨也可以使它长肉，顽者廉，懦者立。

把转换时代底这一意义最具体地表现出来的是高尔基底《母亲》。母亲，是一个没有知识的老朽的人物，对于这社会底本质的不合理，一点也没有理解。然而因为目击在工厂里做工的儿子及儿子底同志们底英雄的献身，和工厂主，官宪，警察，军队们底一贯的残暴，自己也终于觉悟而成为最前线的斗士。固然，你可以说，因为献身的被残害的是她底儿子，所以她能自觉，没有甚么希奇。但是谁说过，革命是完全出于所谓自由人，第三种人底同情，义愤，而路见不平，挺身而出，拔刀相助么？要是没有，这正足以证明革命这件事，大而言之，和全阶级底利害；小而言之，和个人底私生活密切地关联着呀！

并且，革命的火焰如果还没有燃起，那是另

外一件事，如果已经燃起了，那就无论压迫者用怎样残酷的手段来摧残，屠杀，也决不能使那火焰熄灭。刚刚相反，只有更煽起这火焰使它扩大而加速烧毁自己底台基底速度！为甚么呢？因为这疯狂的行为，一定会增加敌阶级底愤怒，一定会加强战士们复仇的决心，一定会使本来犹豫观望着的人们，加深自己〔己〕底认识与勇气。那末，在这样场合，如果说最清楚地了解这斗争底严重性，最容易鼓起复仇的决心和勇气的往往是斗士们底家属，尤其是疼爱儿女的父母，应该是用不着怎样解释的。

我在东京的时候，日本文化界遭遇了两件不幸的事，一件是理论家藏原惟人底被拘捕，一件是作家小林多喜二底被拷打而死。和这两件事相关联，我碰到了和高尔基底《母亲》里头的母亲一样的人物——藏原惟人底父亲藏原惟郎。

第一次知道老藏原，是在一家书店底书架上看见藏原底论文集《新兴阶级与文化问题》，这集子是藏原在入狱以前，用好几个笔名，在好几个刊物上发表过的文章。入狱以后，由老藏原搜集起来出版的。末尾，有他一点短短的《书后》，书后，从他自己到监狱里去探望藏原的经过说起，随后说到这集子内几篇文章底来历，末后，“为了他（藏原）和他今后恐怕一刻也不忘记的新兴文化运动，希望这本书为关心惟人底理论与实践的所有

的人们所读到。”这，也许是点平常的文章，我当时却受了很深的感动。

小林被打死之后，老藏原在《文学新闻》上发表了一篇哀悼的短文。短文底末幅，他对文化运动者们表示了这样英勇的态度：

我决定把身体弄强健，无论到甚么地步，也做你个底〔底个〕后援者。我看见你们底斗争的英雄姿式，就抱着绝大的快乐和希望。为了做你们底后援，无论会陷入怎样悲惨的境遇，也不敢辞，请对伙伴们全部地这样说吧！我是除了这样办以外，没有甚么活下去的心情的。为斗争，那怕只活一天，也就足够了，我想。……诸君，莫把小林君底死，弄成白死了哇！

这是多么真率的，富于刺激性的文章啊！不错，老藏原大概已经上了六十岁的高龄，并且他自己也声明过，对于文化运动也不很了解。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生在这生死人而肉白骨的时代，顽者可以廉，懦者可以立，“老”或者“不很了解”怎能阻止人成为一个斗士呢？

中国是个半殖民地的国家，压迫着中国人民大众的势力更为复杂，方式也更为残酷而野蛮。在残酷而野蛮的压迫之下，我们已经有无数的英勇